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越南船民：一個作家與記者的觀察

Vietnamese Boat People: Observations of a Writer and Journalist

doi:10.6752/JCS.201309\_(17).0010

文化研究, (17), 2013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7), 2013

作者/Author : Andrew Lam

頁數/Page : 232-235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 :2013/09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309\\_\(17\).0010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309_(17).0010)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越南船民：一個作家與記者的觀察

### Vietnamese Boat People: Observations of a Writer and Journalist

Andrew Lam\*

謝謝大家，我今天學習到很多，也謝謝王智明協助翻譯。作為來自於你們所討論的歷史的一部分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和記者的觀察和想法。我自己在越南成長到12歲才離開，正是所謂的「船民」(the boat people)。不過，在1960年代的大量移民開始之前，對越南人來說，所謂的「船民」，指的不是越南人，而是中國人。的確，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越南人口有相當的變動。因為晚清的動亂，19世紀末開始上以千計的華人南移至湄公河三角洲居住。我自己的家庭背景，也有一部分是華人。

在越南有兩種說法描述中國人。一種是「來自中國的人」(người từ Trung Quốc)，即政治身分上的中國人，另外一種是所謂的「搭船來的人」，也就是我們所謂的「船民」。這是因為晚清華人逃離中國到越南來時，大多是搭船來的。每當中國有動亂的時候，就會有很多人跑到越南來。

所謂的越南離散，事實上是從1975年越戰結束後才開始。越南人對自己國家有一個說法叫「nước」：即水和陸地的交會處，因為水和土產生泥巴，而泥巴孕育了稻米。對越南人來說，他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會，也無法將自己想像成世界的一部分，他們是很內在地想像

---

\* Andrew Lam目前已出版三部著作：兩本回憶錄*Perfume Dreams: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Diaspora*；*East Eats West: Writing in Two Hemispheres*，以及短篇小說集*Birds of Paradise Lost*。他同時也是New American Media的記者，並在*Huffington Post*上撰寫專欄。

自己的。最令人驚奇的是，看到這幾十年來越南人的發展，從從未離開過土地的一群人，到現在大約有600萬越南人散居在世界15個不同國家裡。最大的越南人聚集地在加州，約有60萬人。而在全美大概有120萬的越南人。

我是第一波因越戰離開越南的難民。你什麼時候離開，跟你如何被對待，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在1975到1989年間，越南「船民」基本上被認定為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。只要他離開了越南，他就會被給予這樣的身分。在雷根政府時期，「船民」實際上是浪漫性的想像，因為他敢於逃離暴政，冒險犯難只為尋找自由。這當然是冷戰的修辭，而越南難民事實上受惠於美蘇冷戰這樣的意識型態。「船民」就好像不顧在背後開槍的士兵，奮勇爬上柏林圍牆的那些人。

這些都是西方的浪漫想像。而事實上，即令是今天，我們也用相同的眼光看待逃離古巴的難民，自動地把他們都當成沒了家園的政治難民。但是，跟古巴到美國差不多等距的海地，他們搭船抵美時，卻被立即遣送回國，因為美國並不期待接納來自海地的船民。這是因為我們對待不同國家的方式並不相同，海地在美國被認為是經濟發展進步的國家，而古巴則是在意識型態上與美國敵對的國家，因此產生了不同的對待。

所以，如果你是1988年以前離開越南的話，你就是幸運的，因為如果你存活下來的話，你會找到一個平靜的難民收容所，然後轉往第三地，擁有一個不錯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你是1988年以後才離開的話，你就完蛋了。我在1991年畢業後成為記者，到香港去採訪難民被遣返的過程。在採訪過程中，我發現有兩種不同的難民營：尋求政治庇護者會被放在一個地方生活，要被遣返的人，則會被放在另一個安全管制更嚴密的地方。非常諷刺的，我見過同一家族，卻搭不同船離開的越南人：早來的成了政治難民，晚來的則成為經濟難民。

對於在1989年以後想要變成政治庇護的難民來說，除了必須要翻山越嶺之外，你還得能夠講故事。你得能訴說過去慘遭政治迫害的經驗，並擁有以資證明的文件。但是，那些人離開的時候，身上除了一

件睡衣和少許衣物外，往往沒有帶太多東西。他們不會想到：「喔，自己得帶一些在勞改營被折磨的照片，以便到時可以交給移民局官員」。在1989年，聯合國已經啟動了遣送難民的計畫，亦即西方國家已準備將前來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遣送回國。這就意味著，前往西方的道路已經被封阻了。這與全球化的進程有所關連，因為冷戰結束後，全球化的力量使得國家疆界越來越模糊，而柏林圍牆也幾乎被拆卸不見。

一個逃離柏林圍牆而被射殺的人是勇敢的，可是一群試圖穿越看不見界線的難民，卻是具有威脅性的。其實到今天都還有難民船四處飄盪。過去兩個月就有越南難民船抵達澳洲。但是因為時代不一樣了，所以他們連尋求政治庇護的機會都沒有。等待他們的是立即遣返。所以問題是，一旦移民者被視為經濟難民，他就會失去所有的保護。

雖然聯合國的公約提供難民相當的保護與權利，而所有簽約的國家都有責任與義務提供這些保護和權利，但是各個國家處理難民的方式並不相同。加拿大對難民的對待較為友善而寬容。以墨西哥移民為例，在加拿大每三個墨西哥移民就有一个人可能成為政治難民，而美國雖然也有很多墨西哥難民，但是他們幾乎沒有尋求政治庇護的機會，一旦被抓到的話，大概就只能等待被遣返了。聯合國難民署 (UNHCR) 曾在冷戰時期扮演比較寬容的角色，可是它基本上執行的還是西方的要求，不論是遣返或是政治庇護。沒辦法，這些聯合國的組織本來就是由西方國家捐助而組成的。

然而，即令有這些強制遣返的行動，越南人民依然一個勁地往外跑。事實上，正是因為這些強制的行動，往國外跑的人更多了。現在越南人離開越南有兩個主要的途徑，一個是透過早先離開的難民協助，作「依親移民」，另外一個方式是留學。在戰爭結束以前，越南只有三千萬人口，但現在有九千四百萬人口。現在的越南，年輕人很多，這些年輕人對土地跟水沒有浪漫的想像，他們大部分都在網路上，想到歐洲或美國去。

在某個意義上來說，當年的悲劇，那些逃離家園，在難民營受苦的船民們，如今成爲一個全球的，見過世面的群體。很多的越南人來到了加州，開始工作。現在他們開設高科技公司，或是成爲投資人。他們回到越南去開公司，學校和醫院。舉例來說，國際組織每年給越南的捐款大概是5億美金，而越南人從海外匯回越南的匯款大約有7.5億美金，一年越僑在越南的投資額，大概有22億。對於那些一、二十年前生活在難民營的越南人來說，這是很戲劇化的改變，因爲他們很多是1.5代的移民，在很小的時候就移民到美國。

從某個角度來看，冷戰的悲情敘事在全球化時代有著較爲樂觀的發展。越南現在不再送出難民，而是送出商人，學生或是外籍配偶到海外各地。這些也都是戰爭敘事的一部分。我可以再接著談，但我想先停在這裡，聽聽大家的問題或見解。謝謝大家。